

成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詹娘舍,会倾听的“知音崖”

■宋小理 罗凯

詹娘舍,藏语意为“鹰飞不过去的地方”。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詹娘舍哨所,位于海拔4655米的雪山峭壁之上,四周壁立千仞,夏季雨多雾大,冬季风雪无常。

这里艰苦的守防环境,淬炼了一群平凡却不普通的兵,而属于他们的故事,也格外真挚感人。

2015年5月,笔者第一次来到詹娘舍,听说了“知音崖”的故事。

这是一块千百年来被雨雪风霜侵蚀形成的崖壁,位于哨所西南侧。

在这冰封雪岭,它并无特别之处,但因特殊地质构造,能产生回声,成为一块天然“留言板”。

多年以来,一茬茬哨所官兵都爱到崖边喊山,诉说衷情,心里话,倾吐不快,释放寂寞,寄托思念。

一天,笔者正和战士们聊天,忽闻一阵啜泣声……浓雾中循声望去,只见“知音崖”边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。

走近崖边,原来是战士姜峰倚靠崖壁站着,眼圈红红的。几个月前,他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,“今天是爸爸50寿辰……”话音未落,姜峰已泣不成声。

那天,面对“知音崖”,他对父亲说了许多话,“那都是过去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。”

再上詹娘舍已是一年后。爬上666级台阶,登上修葺一新的哨楼,笔者欣然一睹喜讯。

“太好了!李波的爱人生了个大胖小子!”新战士王义兴一脸乐呵,逢人便说。

不一会儿,整个哨所“炸开了锅”,大伙儿纷纷前来祝贺。驻哨10多年的李波是个“老高原”,大家的祝福让他喜

不自禁,黝黑的面庞笑得像朵盛开的“黑牡丹”。

初为人父,李波兴奋地聊起了他与妻子相识相爱的经历,也讲起了自己对家人的亏欠。“我刚才跟她通了电话,一时激动,竟忘了说最重要的那句……”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向“知音崖”,朝着家

的方向,扯着嗓子喊道:“老婆!辛苦了!”

“我在‘知音崖’喊话,她一定能听得到。”翌日一早,回乡探亲的李波和笔者一同下山,想着马上就要见到妻儿,李波脸上的笑容藏不住了。

哨长肖松说,每当战士们想家的时候,最喜欢向“知音崖”倾诉。

“坚守高原、卫国戍边,吃再多苦都不怕,我就是担心妈妈的身体……”老家在河北的上等兵曾思,自小与身患重症的母亲相依为命,换防上哨以来,他隔三岔五就到崖边给母亲打电话。

“‘知音崖’最懂兵心。”曾思说,想家的时候他也会跑到崖边,向着雪域群山大喊,喊出内心的思念,更要为母亲的健康祈福。

去年8月,老兵王立洪背上行李即将换防下山,哨所10名官兵在“知音崖”边整齐列队,向他敬了一个军礼。

崖壁前,王立洪与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一一拥抱告别,临别时,他转身朝着崖壁高声呼喊:“‘知音崖’,请你记住我!我是詹娘舍永远的兵!”

这喊声,经崖壁反射,形成阵阵回音,在雪域群山间久久回响,越传越远……那是属于詹娘舍人最质朴、最响亮的誓言!

下图:两名战士换防下山,临行前,他们向“知音崖”庄严敬礼。这是哨所战士用手机拍摄的画面。李玉成摄



库鲁木都克,天赐“男儿泉”

■刘慎 张强

边关地理志

位于中吉边境的库鲁木都克边防哨所,四面环山。距连队后山300多米处,有一处一米见方的泉眼,清冽甘甜的泉水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涌出,即便在严寒时节也从不断冰。

日复一日,泉水汇成涓涓溪流,流向附近的哨所村庄,成为养育驻地军民的“生命之泉”。

海拔2986米的库鲁木都克,柯尔克孜语意为“水草丰盛的地方”。因为适宜放牧,吸引了不少牧民在此定居。

多年前,边防官兵和牧民主要靠谷底河水生活,上级曾专门请来水质监测研究人员进行水质检测,结果令人堪忧:水中氟、汞、铅等对人体有害的矿物质含量严重超标,人们长期饮用会影响健康。

在当地牧民中,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:“喝了河坝水容易导致不孕不育。”几年间,牧民们纷纷选择离开这片牧场。

“库鲁木都克地域广阔,一定蕴藏着优质水源!”为尽快找到新水源,上级多方联系驻地地质部门在营区周边勘探,都没有打出水来。官兵们不愿放弃,每天派出找水小分队,铲锹镐钎,四处探寻,哪怕是一块石头上有些湿气,一些草从长得特别旺盛,他们都要深挖下去,探寻水源。

没想到,一泓泉水竟像天赐一般,被官兵们找到了。那天,一队巡逻官兵归来途中意外发现了一条小溪,他们逆溪流而上,果然在连队后山的一个石缝里,发现了几条汩汩涌出的细流。

石头缝里有水!这可把官兵们高兴坏了。他们再次联系地质专家前来勘察,最终确定了打井位置,并决定实施爆破引流。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石板被炸开,一股清泉喷涌而出。

“出水了,出水了!”衣服被泉水淋

湿的官兵,个个兴奋地像个孩子。

说来也怪,经专家检测分析,这眼泉水的水质完全达标。牧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,也争相转告,策马赶来,急不可待地掏起一捧泉水,尝了又尝。

第二年夏天,四级军士长刘好军的妻子来队探亲,返乡后,她竟然怀上了孩子。这让刘好军喜出望外,他和妻子结婚多年,没有孩子一直是夫妻俩的心病。儿子降生那天,刘好军兴奋得一夜没睡,他给这个新生命起了个好听的名字:刘清泉。

打那以后,“喝库鲁木都克的泉水生男孩”的消息不胫而走,哨所驻地一下热闹起来,每天都有牧民和游客来这里取水饮用,人们还给泉水起名“男儿泉”。

这几年,上级继续在哨所附近开凿出几口水井,还为官兵们配备了新型移动净水设备,吃水难题解决了,哨所官兵的守防条件得到改善,幸福指数一路攀升。

有了连队打的几口水井,当地许多牧民又回到库鲁木都克放牧,他们逢人就说法:“感谢亲人解放军为我们找水、打井,这水是上天的馈赠!”

下图:年初,“男儿泉”通往连队的引水渠整修一新,这是官兵们正在取水。刘慎摄

本版制图:梁晨



“无人战鹰”:迎着朝阳起飞

■杨松松 本报特约记者 曹传彪 王莉

边关新气象

夜已深,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政治工作部主任黄晓阳洗漱后躺在床上,取出手机翻看儿子的照片。

为了组建部队,从2011年底至今,他和妻子、父母、岳父母一直过着四地分居的生活。肩负强军重任,牵挂远方家人……在团里,跟他情况一样的官兵不在少数。

“我总记不清爸爸长什么样子,一年只能见他一次。”儿子的话语,被妻子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,也深深烙在黄晓阳的心头。

扎根边疆戈壁,投入换装新任务,为新时代强军使命勠力同心——这是全团官兵内心的执着追求。

男儿西行勇争先

2012年2月,南国的春天早早来临,刚在广东兴安顿下来的李青岭,终于有机会照顾病榻上的妻子。就在半年前,妻子李萍被查出患子宫肌瘤,刚做完手术还在康复中。

谁知,几个月后,李青岭突然接到上级的电话:抽调他参加新机部队组建任务,马上出发……作为原单位挑大梁的“老机务”,李青岭二话没说,踏上了北上的列车。

刚到新单位没多久,就随部队奔赴西北,病榻上的妻子还需要照料,确实令李青岭揪心。可身为该团机务处航电主任、高级工程师的他,没有半点犹豫,全身心投入新一轮改革大潮。

空军转型建设的机遇期,也让该团一大队教导员魏传贤面临人生“岔路口”的抉择。

魏传贤的家就在部队驻地,而当时,他怀孕8个月的妻子正因“胎盘剥离”住院待产。部队一声令下,建制进驻西北进行改装前预训……他不由分说,把妻子托付给父母,自己打起背包就出发。

这一别,让魏传贤与家的距离越发遥远。跟随部队辗转多地的这几年,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,却没有落下过一次演习。等到孩子会叫“爸爸”了,他也成了妻子口中的“老边防”。

转隶、分居……部队番号的变更,对于官兵来说意味着一种取舍,一种牺牲。

有这样一组数据:在这个团,来自中东部省份的官兵占九成,部队一路西进,最终驻防西北边陲,已婚官兵多数要面对两地分居的困难。

服从命令的背后,是官兵们一颗颗赤诚的报国心。

团政委孙鸿博回忆,组建之初,团常委带领6个兵,完成了前期准备,两个月后,从各部队抽组的人员陆续到位。

作为新机部队的“第一茬”人,他们在车轮上办公、任务中改装,没有教材自己编写,没有经验反复摸索,组织业务骨干大搞学习研究,自主制定新机规程,边组建边改装,边改装边执行任务,接装不足一个月便实现首飞。

西北高原,何等苦寒?那年,在戈壁深处改装,驻训条件艰苦,官兵们在室外洗漱,刷个牙的工夫,搭在晾衣绳上的毛巾就结了冰……官兵们笑言,这是个“说再见都不敢挥手的地方”。

新时代官兵,志存高远。年过半百的老飞行员车延杰,道出了官兵们内心深沉的思考——越向西行,对新型装备的研究越深;越向西行,越发意识到发展新质作战力量的使命担当。

换装强军,官兵们距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。组建以来,该团开创了新机部队首次挂弹飞行、首次挂弹弹降落、首次实弹打靶、首次运用红外模式打靶的“四个首次”,为实现“起飞”就上“战场”的目标,一路砥砺前行,夯实了根基。

“热血生力军”来接棒

在无人机部队,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常被称为信息链路的前端“操盘手”。在他们身后,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。而这,也是新型作战力量的真正“杀手锏”。

地面站设备监控师胡尔根,当时就被幸运的挑选,站上了改革的“大棋局”。

2012年6月,空军工程大学首开新机专业,从全校遴选12名学员,胡尔根脱颖而出,顺利入选接受培训。两年后,他和另外4名学员主动申请分配到边疆。

由于部队专业骨干稀缺,胡尔根深

知肩上担子的分量。他就像一棵胡杨,把成长的根深深扎向脚下的大漠。

让新机尽快形成战斗力,这一使命如同磁场,吸引了众多不远万里而来的“筑梦人”。刚从空军航空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宋新说:“我曾经用‘停飞不停志’激励自己跨专业考研,现在要用‘艰苦不失志’激励自己扎根边疆!”

人才强,事业兴。随着高学历人才的逐年增多,团党委及时开展“坚定信念,扎根边疆”系列教育活动,给人才压担子、造平台,一批业务骨干在演训中快速成长,崭露头角。

一次训练,主战机与地面站之间的通信链产生波动,指挥舱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凭借过硬的技术功底,年轻的分队长蔡俊峰镇定自若,迅速浏览监控软件,仅十几秒便排除了“波动”,重新捕获信号。

“发展新质作战力量,要靠‘热血生力军’来接棒!”政委孙鸿博欣慰地说,短短几年,高学历人才在全团各个岗位已然挑起了大梁。

是的,从技术战术研究到装备性能改进,从技术指标试验到作战体系编成,他们宛如新鲜血液,让团队焕发生机,为新技术研发提质增效。

建功高原边陲,热血成就梦想。针对新机科技含量高的实际,团里多位博士和战士技术骨干,自发组成“攻关搭档”,优势互补、相互启发,先后破解多个新装备训练难题。

一次,新机某部件发生故障,反馈图像模糊。博士蔡佳根据飞机运转原理,通盘考虑测控系统;四级军士长刘旭祥依据实际操作经验,检查电缆及机械固定……二人商议后,迅速拟订故障排除方案,检查、维修一气呵成。

组建时间虽短,但战斗力建设不能有短板!

身处边陲,这批以“新生骨干力量”为主力的戍边人,通过理论攻关和技术研究,优化起飞准备程序,将占用跑道时间由原来的35分钟,缩短到现在的不到10分钟。

积累能打胜仗的实力

深秋时节,大漠深处空中硝烟再起。飞行员朱会杰操作新机穿云破雾、伺机佯动,发现目标,确认目标,一个漂

亮的俯冲,目标被准确摧毁……

改装新机以来,团队一切工作坚持战斗力标准,向能打仗、打胜仗聚焦。

官兵们始终认为,如果说新机首次“吸睛”,是在2014年珠海航展,那么它的真正“惊艳”,则是在“和平使命-2014”中外联演中。

那时,时任一大队中队长、飞行员张永茂等4名官兵,排除各种干扰,操作新机一路奔袭、侦察、锁定,打出了实弹打靶“4发4中”的好成绩。

这“一剑封喉”的实力,来自千锤百炼的积累。一路西行,让这支逐渐成长起来的团队,每前进一步,都与空军持续推进实战化训练“同频共振”。

该团组建不到半年,就接到执行演习任务的命令。有人一时不知所措,有人连声说“想不到,还没准备好”。

“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爆发。”团队组建起一支骨干力量,迎难而上。

那次任务,飞行员和机务官兵全程跟班见习,情报人员对着侦察画面,一秒一秒判读,一帧一帧剪辑,不仅圆满完成侦察任务,还给工厂提出多个装备修正意见。

打胜仗的本领,靠一招一式苦练,更靠一点一滴积累。

从南部海域到西部边陲,从分队参演到全团上阵,官兵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,积累能打胜仗的底气。

几年前的一个海训,由于海面起伏,移动靶靶漂浮不定,加之波浪反光,荧屏反复出现“目标黑化”……新问题接踵而至,参训官兵把训练场当成了战场。

飞行一次,复盘一次,研究一次,官兵们最终梳理出新机海上训练的首套资料。

近期的一组飞行记录显示:连续12天飞行9个场次,每天4时50分起床,20时左右飞行结束退场……复杂地形、恶劣气象、故障设置等课目交替进行,每天高强度的训练,让官兵们收获了丰厚的果实。

训练贴近实战,梦想才能照进现实。部队20余次参加重大任务,初步具备了新机在高山、海洋、大漠等多样化战场环境下的作战能力。

曾因部队移防,多次推迟婚期的副大队长谭岗说:“跟随部队追逐梦想,一路成长,收获殊荣,唱出改革强军路上的‘筑梦之歌’,这就是我,作为一名无人机战士的最大骄傲!”

上图:“无人战鹰”准备起飞。魏传贤摄

李中瑞绘

当时,车队通行的路段海拔较高,官兵们因严重高原反应,一个个脸色铁青。就连车辆也提出“抗议”,发动机功率大幅度下降,水温骤然上升……10公里的路程,车队行驶了两个多小时。

车队下山时,行至半山腰处,天空突然飘起鹅毛大雪,不到半小时,柏油路就变成了冰雪路。前方,“党员示范车”上跳下一名党员,拿出铁镐、脸盆等工具,刨开积雪,端来沙土洒在路面上。

外望去,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原来,这段路面不久前发生了塌方,加之道路结冰,在急转弯处,笔者所乘汽车的右后轮意外滑下路基,悬在半空中,而右前轮中线距路面边缘不足一米,汽车右侧便是千仞绝壁。

“好险!”笔者赶紧从车上下来,动作小心翼翼,生怕车辆失去平衡……直到双脚踩上路面,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千斤顶的基点一定要稳固平衡。”在带车干部陈晓波提醒下,驾驶员钻进车底进行紧急抢修。汽车被千斤顶顶起,随后,几名战士合力将汽车推回路中央。

为防止再次出现险情,陈晓波命令车队:“降低车速,拉大距离。副驾驶员全部下车,抱着垫木跟在车后面步行,随时准备垫在后轮下方!”每至险处,陈晓波都要下车,手举红、蓝两面小旗指挥车队通行。

边关亲历

近日,西藏军区某汽车团上百台满载物资的车辆,迎着漫天风雪碾冰出征。笔者一路跟随“天路汽车兵”,亲身经历了一次生死挑战。

一座座大山迎面而来,映入眼帘的是白茫茫一片。

启程后的第二日下午,车队经过八一镇,向着海拔5000多米的季季拉山进发。公路沿山势蜿蜒而上,积雪经阳光照射融化后,在路面结成厚厚的冰。汽车行驶在冰面上经常左右漂移,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坠入深渊,车毁人亡。

为确保不发生意外,驾驶员为汽车轮胎套上防滑链,车队继续向前挺进。突然,“咚”的一声巨响,笔者打开车窗向

挑战“生死路”

■米久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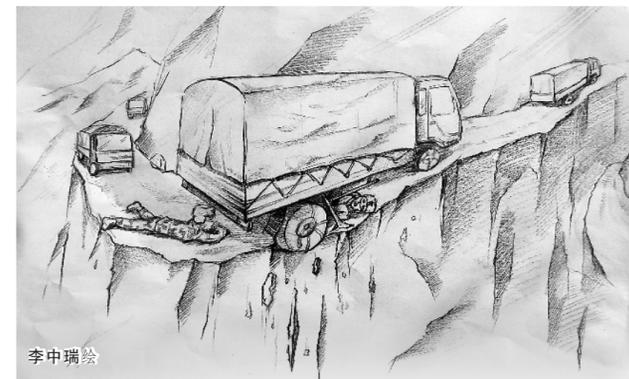
边关亲历

近日,西藏军区某汽车团上百台满载物资的车辆,迎着漫天风雪碾冰出征。笔者一路跟随“天路汽车兵”,亲身经历了一次生死挑战。

一座座大山迎面而来,映入眼帘的是白茫茫一片。

启程后的第二日下午,车队经过八一镇,向着海拔5000多米的季季拉山进发。公路沿山势蜿蜒而上,积雪经阳光照射融化后,在路面结成厚厚的冰。汽车行驶在冰面上经常左右漂移,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坠入深渊,车毁人亡。

为确保不发生意外,驾驶员为汽车轮胎套上防滑链,车队继续向前挺进。突然,“咚”的一声巨响,笔者打开车窗向



当时,车队通行的路段海拔较高,官兵们因严重高原反应,一个个脸色铁青。就连车辆也提出“抗议”,发动机功率大幅度下降,水温骤然上升……10公里的路程,车队行驶了两个多小时。

车队下山时,行至半山腰处,天空突然飘起鹅毛大雪,不到半小时,柏油路就变成了冰雪路。前方,“党员示范车”上跳下一名党员,拿出铁镐、脸盆等工具,刨开积雪,端来沙土洒在路面上。

官兵们连续奋战3个多小时,终于打通了道路。驾驶员易亿说:“雪域‘天路’就是‘生死路’,这样的情景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早已习以为常。”

笔者了解到,每次出征前,任务结束后,汽车兵们都会与家人通个电话,并将遗书交给留守的战友,以防不测。新年伊始,该团已将上千吨物资、油料运送到边防一线,同时还将蔬菜、绿色盆栽送上雪域哨卡,为他们送去春天般的温暖。

“出水了,出水了!”衣服被泉水淋